

非虚构

韩长青 涵园建桥人

高海涛 杨忠英

从清凉江到大运河，韩长青走了30年。桥与路，山与水，架构与运输，在韩长青这里，便有了特别意义。

初见韩长青，是在泊头大运河胜利桥畔。涵园大运河书画苑曾来德书法作品展，为初冬的寒冷添满了活力。红绸落下，惊得此岸苇丛里的野鸭，扑棱棱向对岸苇丛里飞去。水面上留下一串激荡的水花。这是曾来德首次在县级城市举办作品展，不知道韩长青是用怎样的能量把曾来德及其作品吸引到泊头来的。依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韩长青忙，没时间谈。便留了微信，约好他再从北京回来，到他的出生地——四营镇韩桥村谈。他说，韩桥村是他的轴心。韩桥村那座消失的古石桥是他梦想的起点与终点。他要那座石头桥重新建在原址上。

韩长青的微信呢称是“涵园”，大运河文化苑书架上也裱装着曾翔书写的“涵园”。这引发了我们的好奇。

这还要从韩长青在北京干钢结构说起，那时他闲时多，除了与朋友喝酒，就是玩扑克。一天，他看到他的兼职的会计买了好几万元的画，都是刘福林的。会计说，收藏名人字画可以升值。从那时开始请刘福林到他公司作画，一个月来两周，一共画了半

年。一时，韩长青对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连接起了少年的梦。

艺术，对于韩长青好像一个天然的“梦”，可是他上的是体校，尽管四营镇至今都有他的田径纪录。可这与他所从事的职业一样，与艺术似乎没有关联。韩长青的母亲却记忆犹新，因为她一生就打过长青一巴掌。她说，那是长青四年级的时候，天快黑了，还没回来。她是骑着自行车挨着同学家找，他父亲在泊头工作，四个孩子就一个儿子，丢了还得了，越想越急。最后，在面粉厂找到他时，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当知道孩子们是写毛笔字、画画着了迷，忘记时间后，她又后悔打了孩子，那以后再也没打过。

韩长青想去国家画院学习，需要一幅作品。这时，马啸出现在他面前，他说，写字作画不要有个架子架着，要顺应自然。并无临帖经验，甚至从无仔细地打量过一本字帖的韩长青，此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毛笔，在马啸的辅导下，看着字帖一笔一画地临摹起来。在临摹的同时，他特别注重与书法有关的理念和观点的学习和领悟。他感觉到，这正像他开长途客车时，挂的第一挡。韩长青日后在艺术上的一切，就在这一点一画临摹、书写中铺展开来。

韩长青进入了国家画院后，眼前变得开阔起来，其内心也变得充裕、丰富起来。在国家画院深造期间，韩

长青不仅聆听导师教诲，还结识了艺术界诸多名家，并注意吸纳听取班内之经验与做法。

中国的绘画与书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者以后者为根基，也是后者的展开和延伸。韩长青先后结识了北京画坛名师——程大利和姜宝林。通过两位老师启蒙，韩长青走上了绘画之路。程大利注重“笔墨”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传达；姜宝林在弘扬“笔墨”文化、深化传统精神的同时，进行“笔墨”的现代化探索。韩长青兼收并蓄，没靠“素描”作为基础，也并不太注重“造型”。作画时采用一种尽量弱化物象的结构或形态处理对象，一些作品甚至剩下枝枝蔓蔓、点点画画，并且没有了前后关系，追求画面的平面感。然而，就在这看似简单，无甚变化的画面中，韩长青赋予了其虚实、浓淡、聚散……同时，或圆融或苍茫的笔触，也使得作品的形态变得丰富而有意韵，令人玩味。

渐渐地，韩长青把作画与人生与钢结构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韩长青从韩桥村回到北京，作了一个他一生中跨度最大的决策。北京昌平马池口镇北小营村周边都是大山，中央有许多空置的院子，韩长青决定租下来，并对108间房子进行装修、改造。为到国家画院进修的画家提供免费吃住。

韩长青想给起个名字，想了许多“山居”，没有一中意的。一天，马啸来作客，喝着酒，说到起名上来了。马啸环顾了一周，又看了看韩长青，说：“这里有山，有水，涵养着艺术。涵字有山，有水，有人，本意就是包容蕴藏。你姓韩，与涵同音。就叫涵园，如何？”

韩长青听完，好像又被母亲打了一巴掌似的，一股热流从头飞快地蹿到脚。送走了马啸，韩长青一口气爬到山顶，俯视着涵园，心胸无比开阔。马克·吐温说，人生最重要的两天，是你出生的那天和你明白自己为什么出生的那天。有了涵园的这一天，韩长青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出生。

后来，韩长青又租下了碓臼峪，作为画院进修的画家的免费写生基地。

清凉江缓缓转了一个弯，便有了韩桥村。老人们说，村南的清凉江上有一座千年古桥。由村名分析，先有桥，后有村。

韩长青说，他事业的每个转折点，都是在清凉江边决定的。从客运到大货，从彩钢结构到书法绘画，从北京北小营、碓臼峪写生基地到泊头大运河书画苑。几乎都是在这里决定的。

得知我们来，四营镇党委书记赵建海专程到韩长青家。赵建海说，韩长青这个泊头市的十佳“乡贤”值得一访。

古桥没有了，村里人只能沿着江沿往西，借道去镇政府的路，到达302省道。直接往北有半截土路，再往北隔着邻村的地1000米，就能看到302省道。可望不可及。这条路，村里两次想打通，都没有得到实现。四营镇党委书记赵建海上任后，多次

到韩桥村走访，下定决心打通这条路。

虽然韩长青不是在北京，就是在泊头大运河书画苑，可是他在韩桥村的威望高。实现了韩桥村400多人几十年来，走近路的梦想。韩长青自己带头拿出8万元，全村共集资30多万元，政府补贴了8万元。可是，钱，对于这条看上去是一条只有千米柏油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路上还要修一座100米的“桥”，“水”就是两个村的1.4亩地，几乎每个村占一半。

北京涵园艺术中心创始人、大运河书画苑院长、鼓浪屿列宾美术馆副馆长，韩长青喜欢这些称呼，但他知道钢结构是这些称呼的基础。

开始，他只知道仗义疏财，讲诚信，乐于助人。无论石家庄、郑州、北京、上海，从客运到钢结构，结构的都是涵园的基础。虽然，他不知道这10年的意义。如今钢结构与书画事业并行，如同有了骨肉与精神的一个完整的人。

许多人不理解韩长青，说他败家。一年上百万的钱都在涵园打了水漂，不值。

听多了，韩长青也不解释，只是淡淡一笑。

那天，父亲在清凉江边问了他。“原来这里有一座千年古石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韩长青好像在自言自语，“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我首先架一座画家通往国家画院的桥，然后再把这座桥与泊头连通。”

父亲似懂非懂，深情地看着清凉江、欣慰着儿子比自己大多少倍的格局。

看到父亲的欣慰，韩长青说：“总有一天，我要复建这座古石桥！”

汉诗

运河是有呼吸的

吕游

有了弯度的运河才能叫长龙
龙尾在杭州，龙头在北京
沧州是它游动时美丽的弧度
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
像三片龙鳞，若隐若现

若没有水，运河如何才能生动
如同一杆毛笔没有墨，如何书写
沉船是力透纸背留下的墨迹
“几”字是一杆毛笔的大运河
写在沧州的榜书，多少浪花上岸后
都成了书家，成了画家，文学家

要有水，京杭大运河在沧州
才是鲜活的，要有起伏的波浪
才有了呼吸，有了心的跳动

我看到过，那些淤积的泥土
像淤积在喉咙的粘痰，大运河
若没有水，它的音符在沧州
会不会只是一些数字，没有水
长龙似的运河如何发出龙吟

在沧州，大运河因为流动的水
开始歌唱，仿佛沉睡了多年
一条龙重新摆尾，在古老的沧州
对一条河流的清淤，修缮
不是清淤，修缮，是一条河流蜕变
崭新的身体披着树林的新甲
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清澈，翠绿

有了呼吸的运河，才是鲜活的
运河水上岸后，在人间游动
它的心分成了若干颗心，在沧州
放在老百姓心头，那是浪花啊

流进百姓心头的运河，才是
不死的，幸福奔流于人间的运河



剪纸 梁兰新



江南水乡（水印纸版画）

风物

鲸川八景(二)

杨蕊

莲塘雨声

有古莲池的地方，一定有故事。

在城南昊天观前，便得此景。昊天观，在南川楼附近，以前盐运使司办过学校，后来改成了道观。此处河心地下有暗泉，水甘而深，先人汲此水而酿“沧酒”。

初夏的雨金贵。头上闲云片时过，泛清波，只瞬间的光景，这雨说来就来了，顷刻间扰乱了一片盛开的荷塘。疏雨打新荷，有梦都惊破，一夜寐寐思服，梦中见过的那朵菡萏，今日风雨中必定会嫣然盛开。一滴雨滚落到荷叶的筋脉间，温柔而多情，声音清冽，倏忽又滑到水里，惊扰了午睡的青蛙，顷刻荡起层层涟漪。

淅沥小雨大约下了整整一夜，晨起的空气水润润的。

昊天观前，洒扫庭除的道士打着油纸伞，雨虽不大，但还是有一滴不识趣地淋到眼里。似乎是那朵未开的莲触动了情思，还是这阴郁的天着实让人不爽，眼光不由自主地望向远方，茕茕孑立，一时间竟无语凝噎起来，想着即便乘上那远处的不系之舟，心又能往何方呢？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不管心情如何，与美景相对总是令人开心

的事。抬头看看对岸的渔者，依旧站立雨中，偶尔有豆大的雨滴落到荷叶上，水流花开，簌然有声，想来他似乎也并没有听到远处的歇歇之声。

细雨蒙蒙中，今日是断断不会再有可心的人，唱一回采莲曲。

回看如今这声色犬马的世界，熙来攘往，该不会比这荷塘更多几纷色彩吧。

市桥月色

市桥，即市西桥，横跨运河，也叫骑鲸桥，金代时所建，位置大约今天的解放桥。

市桥得月喧箫鼓。南北古运河畔，历来商贾兴盛，桥两岸的商铺、酒肆热闹非凡。此地灯火阑珊之景最为美妙。

初八夜，月上中空，一弯上弦月，妩媚而俏丽。月下的运河沿岸亮堂堂的，对岸酒楼悬挂的酒旗上，“沧酒”二字格外抢眼，沧酒，以运河河心暗涌酿成，泉水甘冽清甜，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被提及，传说吕洞宾曾醉饮沧酒。元代诗人张翥有一首《如梦令》写到：月似二年前好，人比二

年前老，今夕又鲸川，但欠酒杯倾倒。看来此公曾到沧州公干，匆匆而返，堪湊溪桥觅句人，正在为没喝到沧酒而遗憾呢。就连55岁的乾隆爷登上运河岸边的朗吟楼，眺望古城沧州美景，触动情思，大发感慨，题下“沧酒何来重纪沧”的诗句。千钟沧酒醉河滨，何止沧州区区200公里的运河岸？通往杭州的整条大运河岸，都沉醉在沧酒醇美的气息中。

七八月，暑气未去，可以邀三五好友岸边小酌，观景、看人，谈天、说地，凉风习习。桥上人来人往，好事的外地客商坐上小舟，游览运河两岸景色，插科打诨间，只一倏忽，便又是百年。

夜深了，市声初息，月已西隐，店家的灯光渐渐熄了，水天一色，蛙鸣如鼓，料已是这个夏最燥热的时刻。半夜行舟，闻水声哗哗，隔船的絮语，顺水飘来，人间生活的至趣。

这种美妙的水岸生活到元代戛然而止。由于运河的开发，堤岸扩宽，雨水水涨，骑鲸桥逐渐废弃，自此长芦再无此美景。今揣摩一二，重现沧州古运河畔之繁华，不过聊博先人一晒罢了。

女记者眼中的“母亲河”

汉诗

窗花

吴殿平

夜用一个手指就栽培了
万千晶莹和锦绣

只在一个季节里生长的花
无缘婀娜和缤纷
也无缘芬芳

却以刀削斧刻的玉骨
堆砌层峦叠嶂和一马平川

用如切似割的茎叶和挤挤挨挨的花蕊
搭建辽阔与盛大
构筑富丽堂皇

一生只为圣洁
望见阳光，就以泪洗面



莲塘雨声

杨蕊 作



市桥月色

杨蕊 作

味道

豆腐

高火花

小时候，我不爱吃豆腐，原因是做豆腐是个累活儿。

那时，家住在离运河边不远的一个村庄，父母在清明前后开始种黄豆。我下午放了学还得到地里帮忙点豆种。父母在前方勾垄，我在后方点豆，腰弯成一条横线。忙完后，腰酸且麻。身上的累不算什么，可常为错过精彩的剧集而遗憾。放学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们当地电视台经常播放《一千零一夜》等奇妙神秘的动画片，我很爱看。记得有一次种黄豆，我错过蜻蜓仙女是否回归爪哇国的结局。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但也只能伴随黄豆没入土坑，悄无声息。最累的当属中秋后收割季，既要掰棒子，还要晒豆打豆。到年关，家里量出几斗黄豆去桥头的豆腐坊做豆腐时，我对吃豆腐已无太多想法。那时做豆腐主要用石膏，我提着一大布兜黄豆在坊外排队，总能见一两个磨石膏的工人，手持一块花岗岩似的石头在铅筒里上下磨。我那时疑心这样做出来的豆腐等同吃石头。后来，豆腐挑回家，我一吃，没甚味道，从此很少碰豆腐。

工作后，我突然爱吃豆腐了。犹记得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办完入职程序，已过饭点，饥肠辘辘，到单位食堂，只剩白菜豆腐粉条。豆腐是老豆腐，入口，牙齿微微一碰就碎，但我似乎听到一丝带有兴奋和满足的炸裂的声音，瞬间觉得老豆腐在这道菜里的味道无可比拟。

我工作的地方离桥头很近，下班后有时会去那“逛吃”。桥头这个地方其实是指两个桥头的街市。桥下是贯通南北的运河水，桥东桥西有很多店面，逛街者芸芸。现在的桥头与小时所见的很不一样了，附近开张的饭馆不少。就拿豆腐菜来说，早餐店或摊点都有豆腐脑卖，大一点的正餐店都有白菜豆腐粉条或豆腐煲。还有本地火锅鸡特色菜馆里的配菜也从未缺少豆腐，再上档次的大饭店还有扬州煮干丝、文思和尚豆腐等南方名菜。

今天，我和朋友在桥头“逛吃”。友人内急，忽闻臭味阵阵飘来，说，往前走，公厕就在那里。寻味跟踪，到了眼前，竟一臭豆腐摊。我看这个摊点位置熟悉，原是小时候的豆腐坊。我滔滔叙起小时不爱吃豆腐的缘由时，朋友却一脸兴奋吃上了臭豆腐，十二分地点赞，这味道好吃到爆。她给了我一串，我不想尝试。她继续游说，臭豆腐本是南方小吃，能在北方流行说明好吃，这东西闻起来臭，吃起来很香！我不好推辞，吃一小口，不料还有些嚼劲。吃完，唇齿留香，鼻子也主动屏蔽臭味。走上运河桥，见几个扎马尾的妙龄女生，一身蓝白校服，背着田园花朵书包，一人一盒臭豆腐、一根竹签子，边走边吃，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下了桥，西南角有小广场，路边有修自行车的，还有金银首饰加工等小店，时有敲击声入耳，手艺氛围浓厚。正逢饭点，修车的老者向旁边餐馆招呼一声，没多久，一碗白菜豆腐粉条和两个白面馒头就到了手里。再往前走点，有三四个青壮年围在一起吃饭，不锈钢菜盆里也有白菜豆腐粉条。他们身旁竖着几个木牌，黄底黑字，为“刮腻子”“铺砖”类字样。同事说，可别小看他们，技术一点也不比装修公司差，自家楼房的地砖和墙面砖都是从这找的师傅。那砖铺得看不出缝隙，无需再找美缝。说话间，有个师傅上来问是否需要装修，

听口音像南方人。对方说是安徽沛县人，我们诧异他怎么也吃白菜豆腐粉条这道菜。他说，豆腐好啊，老少咸宜，南北皆吃，还说豆腐就是他们那发明的。他没认错，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沛县当时就属淮南王封地之一。同时，沛县也是大运河流经之地。

走到桥另一头栏杆处，太阳升得很高了，这样强的阳光在四九天里实是温暖，桥下运河的冰面如豆腐般白净，仿佛也显出一些温暖来。也是，四九天很快就过去，沿河看柳的时间还会远吗？河上的冰离贯通南北的柔软的水还会远吗？

我和朋友走进一家餐馆，也点了一份白菜豆腐粉条，我俩吃得很暖，很幸福。